

名家动物文学典藏书系

饲狼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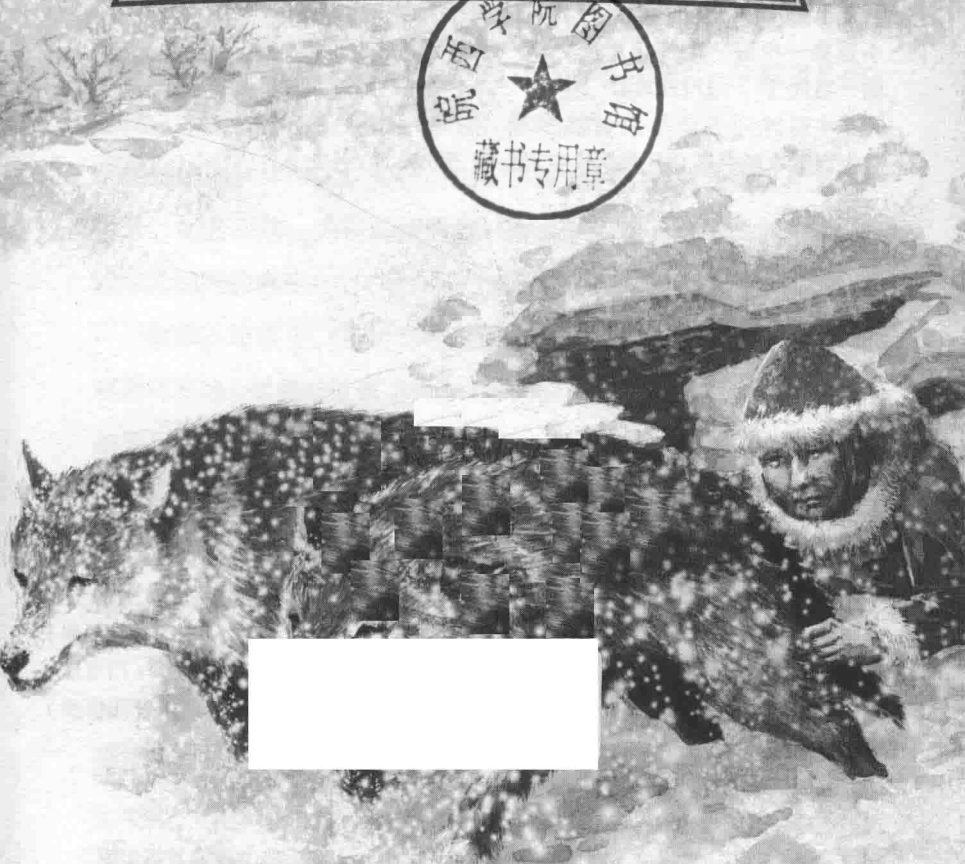


测绘出版社

名家动物文学典藏书系

饲狼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测绘出版社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2012

所有权利(含信息网络传播权)保留,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饲狼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北京: 测绘出版社, 2012. 6

(名家动物文学典藏书系) (2015.1 重印)

ISBN 978-7-5030-2555-6

I. ①饲… II. ①格…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5318 号

总 策 划 赵 强

责任编辑 赵 强 黄 波

责任印制 陈 超

装帧设计 东方美迪

出版发行	测绘出版社	电 话	010-83543956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 50 号		010-68531609 (门市部)
邮政编码	100045		010-68531363 (编辑部)
电子信箱	smp@sinomaps.com	网 址	www.chinasmp.com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成品规格	145mm×210mm	印 张	5.5
字 数	9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030-2555-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门市部联系调换。

编者献辞

一种充满鲜活气息与奇异魅力的文学类型正在异军突起，那就是动物文学。顾名思义，动物文学就是以形形色色的动物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不要认为动物与我们的距离很远，穿越漫长的时光，今天森林中的野狼、猕猴、熊猫都曾经是与我们的祖先朝夕相处的“伙伴”，都曾经在大自然设定的“森林法则”中繁衍生息。如若不然，为何动物的每一次喜怒哀乐，都能唤起我们灵魂深处相同的感动？

你瞧，草原上，各种动物都必须各司其职，这样生物圈才能够循环不绝。旱獭是以草类为食的动物，但同时传播着种子。不过，如果旱獭的数量太多，草原就会不胜其“烦”。好在大自然还创造了狼，狼以旱獭为食，让旱獭的数量无法在激增中失控。一旦人们为了获取皮毛与保护牲畜而完全消灭了狼，那么草原就必将在旱獭的肆虐中不断消亡。

永远不要忘了，人类同动物一样，都是地球母亲的孩子，母亲为我们制定了无法逾越的规则。人类社会犹如纷繁复杂的谜团，置身其中的你我，是否会时常觉得无法把它看透？然而，从动物文学中，你会发现这样一个世界；与我们的人类社会相比，它既迥然不同，又似曾相识。它远离了那无尽的虚伪与矫饰，其中的每个动物，无论是奔跑着的羊，还是不服输的狼，都活得那么单纯与真实，它们都是大自然这幅画卷中最原始、最清晰的影像。

走进它们，聆听它们，与它们做朋友，我们将更明白这世界，更懂得我们自己。

放眼当前，我国的动物文学仍旧是一座尚未充分挖掘的宝库。这主要是因为：受我国目前科技与资源的局限，人们对于动物的了解还太少；甚至在许多时候，出于利益的因素，人们都无法与动物和谐相处。其次，潜心于它的作家，以及社会各界对它的关注与投入，真的也是太少了。长此以往，造成了新作、力作乏善可陈的局面，不断再版寥寥可数的旧作，成了不得已的选择。对此，本着高度的职业精神与社会责任，我们感到自己有义务、也有力量来为动物文学开辟一片超越以往、突破障碍的新天地。

《名家动物文学典藏书系》是我国第一套选取一线动物文学名家最新力作予以收录的丛书。我们力邀了国内笔锋精湛、造诣深厚、硕果累累的知名作家陆续执笔。这些作品新鲜出炉、饱含心血、百炼成钢，而且绝大多数都是首次以结集出版的方式与读者见面的精华。丛书中的作品长短皆有、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其中既有轻松愉快，也有含蓄深沉；既有荡气回肠的悲壮，也有咏叹不尽的忧伤；既有奋发图强的励志，也有绵绵不绝的柔情。我们相信：一个人的少年时代，不能没有动物文学的陪伴！而这套丛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会带给你一份小小的惊喜；每一处装帧设计的细节，都体现着我们对读者朋友的体贴。如果你还有更新的想法、更多的建议，那么欢迎你来电来函交流，让我们在动物文学的世界中并肩携手前行。

测绘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分社

引言

北方的森林和草原，是我拥有的属于自己的世界。

北方的森林，对于我有不同的意义。

我的鄂温克朋友，就常年生活在这片无边的林地之中。

每年，我都会上山去看望他们。我喜欢五月和九月。

五月是春季，冰雪消融，小驯鹿也在这个季节降生。

那些刚刚降生不久的小鹿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到母鹿的腹下寻找乳头。它们的皮毛像天鹅绒般细软；它们的蹄子是棕色而且柔软的，像煮得过久的栗子一样。小鹿的出生，总是带给营地前所未有的希望。五月，也是候鸟迁徙的季节，我曾经有幸目睹成千上万的雁阵如乌云般从山林上空呼啸而过的恢宏场面。很快，夜鹰也会到来，在每个晴朗的夜晚像不倦的铁匠一样发出敲打铁砧般急切的鸣叫声。一起到来的还有众多的候鸟，森林就此开始热闹起来了。

而九月，是秋天，也是一年中山地最美的季节。

一座山上的林木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呈现出不同的丰富色彩：金黄、火红、红棕、明黄……有些颜色，是我的语言所无法描述的。在林地间行走时，我常常无意中闯进一片林间空地，在耀眼的阳光下那些上下翻飞的红色蜻蜓仿佛遗落人间的璀璨宝石；而正在河湾中进食水草的驼鹿听到我靠近的脚步声，像挨了大炮一样发出巨大的溅水声跳上岸，轰然作响地撞开身前的灌木丛，一头林

中巨兽眨眼之间就消失在丛林之中；一头羞涩的狍子在白桦林中只是稍稍地展露了一下俊俏的头颈，就悄然隐没不见了；三头肥硕的熊若无其事端坐在青翠的平缓山坡上，王者般俯视着整片谷地；随着地雷爆炸般的一声巨响，脚边平地升起一个巨硕的斑斓毛团，那是一头受惊的松鸡……

在森林里，我永远不会孤独，在你身边看不到的地方，就有很多并行的精灵。

而草原，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

在那里，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狗，我第一次骑上马背，我饲养过包括小狼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动物。确实，后来的写作更多的源于对那段生活的回忆。那种童年的生活记忆很大程度地影响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判断，在当时并且后来决定了我的创作方向。那段童年在草地的生活，让我一生受用不尽。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在回忆中生活，从我刚刚离开草地回到城市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回忆。我想念被我留在草地上那头乳白色的牧羊犬，为那两只我曾经饲养过的尚弱小的幼狼担心，不时地记起那些被我埋在草地深处憧憬有朝一日重新挖出来时依然闪亮的彩色玻璃弹子。有时在梦中，我恍然重回草地金色的黄昏，闻到炊烟的气息，听见外祖母呼唤在草地里玩了一天的我回家吃饭。

我想我的作品与其他的作家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我身后有广袤无际的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林地，那是我的创作基地。我创作一些关于森林与草地的故事。我所创作的动物小说的素材，部分是我童年的亲身经历，还有一些来自于我在草原与林地中游览时的搜集。我努力在自己的小说里构筑一个正在消逝的荒野，

试图通过自己的创作挽留北方一些正在消逝的文化。也许，有些进程是不可逆转的，但随着我长期在北方呼伦贝尔草原及大兴安岭森林地区的游历，我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地域变迁、文化沿袭、生活方式及群体意识，都有了新的认识。我在创作中主要以蒙古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风俗、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为基础，通过小说的形式重构北方少数民族即将消逝的古老文化（例如鄂温克族的驯鹿文化、蒙古族的游牧文化），在作品中试图表达并寻求人类与自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森林和草原。还有那样一个世界，它们从未被损毁，一直在那里，它们的存在代表着某种美好的事物，自由、平等、勇敢、正义和爱，这种已经正在渐渐被人们淡忘的乌托邦式的词语所能描绘的事物。

饲狼

1

63

克尔伦之狐

一头喝牛奶的猪

90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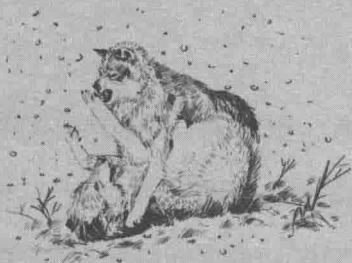
母兔

冰层之下

129

166

后记



1

饲 狼

雨下了一夜，天快亮时，沉睡中的其其格被什么声音惊醒了。

其其格躺在床上，似乎还纠缠在挥之不去的梦境里。飘落了一夜的细雨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停了，草地一片沉寂，从半开的窗子透进的空气中弥漫着新生青草醉人的气息。

她一动不动地等待着，等待那个将她惊醒的声音再度响起。但她没有再听到任何声音，于是翻了一个身，准备继续睡去。也许只是梦吧，其其格想。但沉重的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这次她听得很清楚，真的是有人在敲门。声音沉重，节奏缓慢，间歇的时间很长。

其其格又躺了一会儿，她希望这只是梦，或是在半梦半醒之间的梦的延续。这扇木门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在夜里被敲响了。不过敲门声再次执拗地响起。

其其格相信，如果不开门，那人会一直敲下去的。

其其格终于起了床，摸黑穿上蒙古袍，然后点亮油灯，

走到门边。

她打开门后，一个沉重的黑影挟带着深夜草地冰凉潮湿的气息像扑倒在地上，发出装满粮食的口袋倾倒般的可怕声响。

其其格稳住摇晃不止的油灯，终于看清，那是一个趴在地上的年轻人，衣服已经被雨水打得透湿，像一只被暴风雨击落的鸟，趴在地上不断地哆嗦。

“别怕，”年轻人抬起苍白得可怕的脸，“我是过路的司机，车抛锚了……”

其其格生起火，煮了奶茶。

当曙光划破青色的地平线时，年轻人烤干了衣服，吃饱之后急急忙忙地离开了。

三天以后的黄昏，其其格正在院子里挤牛奶。

两辆大型卡车远远地拐下公路，一路呼啸着冲到其其格的院子前，像被扯住了尾巴的牧畜一样，卡车粗声大气地鸣响了汽笛。

受惊的奶牛惊慌失措地挪动着蹄子，险些踢翻了奶桶。

其其格抬手遮住草地黄昏耀眼的阳光，看到两个高大的年轻人从卡车高高的驾驶室里跳了下来。

“大妈，不认识我了？”走在前面的青年高声大叫。

是三天前那个雨夜里跑来求助的年轻司机，此时面色红润，一扫当时冻僵的小羊羔一样哆哆嗦嗦的窘态。

作为礼物，年轻的司机从驾驶室里拿出了一个盖着布的篮子。很少有人来其其格老人这里，其实在那天晚上，其其格不过是把被大雨侵袭的司机当成一只迷了路的小羊罢了，但此时面对这山一样高大的大型运输卡车她还是感到不知所措。长久以来她已经习惯悄无声息地独自生活，此时她茫然地望着两个突然闯入的年轻人，双手紧紧地攥住了蒙古袍的前襟。

年轻司机同样感到尴尬，也许他的同伴陪他同来时似乎还抱着能看到什么新奇东西的希望，那么现在他已经足够失望了。展现在他眼前的不过是一座在风雨中飘摇已久

随时都会倾覆的老木屋，还有一个与木屋一样古老的蒙古族老太太，长年被草原强悍的风侵蚀的脸像阳光下的岩石一样毫无生气。

他们不知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于是为了表现自己性格中童心未泯的一面，试着逗弄着母牛，结果母牛对年轻司机那鲜艳的衬衫倍感恐惧，终于还是踢翻了刚才幸免于难的奶桶。

其其格回过神来时，两个年轻的司机已经走了。那打翻的奶桶仍然倒在地上，白得发蓝的奶浆大半已经渗进草地了。

她叹了口气，拎起奶桶，准备回到屋子里去生火时，看到了被放在地上的那个孤零零的小篮子。

其其格又愣了一会儿，才把这只突兀地出现的篮子和那两个离去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

不知为什么，对这陌生的篮子她产生出莫名的恐惧，不知道那毛巾下盖着的是什么。

有细小的声音从篮子里传出来，其其格吓得一哆嗦。

似乎是为证明自己的存在，篮子里又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那像是一声小小的喷嚏。

其其格终于下定决心，呻吟着蹲下身去，小心地掀开了盖在篮子上的毛巾。

里面满满匝匝地瑟缩着两个毛茸茸的灰褐色小东西，感觉到有人掀开毛巾，顿时发出不满的哼哼，不过只是把肥胖的身体更紧凑地向篮子底钻进去。它们大概认为那里是温暖而安全的。

其其格更加感到不知所措，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年轻人会留下这样的东西：两只小狗。

终于，其中的一只小狗似乎醒了，眯缝着眼睛在篮子里摇摇晃晃地翻腾了几下，仰起了金黄色的脑袋放声尖叫，像一只被网挂住的百灵鸟。

其其格哆嗦着捧起了篮子，急急忙忙地跑进了木屋里。

“宝了怀^①，宝了怀……”她喃喃自语地注视着篮子里



的两个小东西。

那天晚上，其其格的灯光亮到很晚——除了母羊产羔羊的季节，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整整一夜，两只小狗此起彼伏的哀鸣响彻这沉寂已久的小木屋，直到其其格老人用一只过去给小羊喂奶的羊角给它们喂饱了牛奶之后才缩在篮子里沉沉地睡去。但它们睡得并不安稳，总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醒来，发出刀片般锋利的神经质的尖叫。其其格不得不将它们搂在被子里，从枯涩已久的嗓子里哼出已经被岁月磨蚀得遗失了歌词的古老歌谣，当然，这应该是曾经唱给那些不愿为自己的小羊喂奶的母羊的歌谣。

“错了，错了。”其其格摇摇头，竟然不知不觉地笑了。

她再唱的这首歌谣，是唱给被黑夜的巨大恐惧所俘获、彻夜不眠啼哭的婴儿的。

于是，这两只小狗就在这渐渐圆润甜美的摇篮曲中，发出合奏般的、低低的、嘀咕般的啜泣，渐渐地睡着了。

这时，天已经快亮了。

其其格第二天起得晚了。

其其格数年不变的生活节奏突然出现某种改变，只是因为生活中突然出现了两只小狗。在急急忙忙地放开不断地在圈里摇撼着木门的牛之后，她又打开羊圈的门，头羊领着羊群散进了草地——现在牧草丰盛，羊群不必走出很远就可以吃到肥美的牧草——，然后又急急忙忙地跑回到屋里。两只小狗已经醒了，正跌跌撞撞地在床上漫无目的地爬来爬去。其其格将灌满羊奶的羊角递过去时，它们互相争抢着想要从羊角剖断的尖端舔食甘美的奶滴。它们学得很快，已经懂得用舌头将羊奶吮进嘴里，但还是显得有点笨拙。毕竟，它们只是小狗，在互相争抢打斗之间，也有羊奶洒在眉眼之间，其其格爱怜地伸出手抚去它们脸上奶渍。

“宝了怀，宝了怀，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将两只小狗喂饱之后，其其格才想到应该到院子里向